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波雜誌 第五卷

○陳東 陳東，字少暘，太學生。所上封事主李伯紀丞相，力詆汪、黃。建炎元年，死於應天府。被逮之際，作遺書寄其家，區處後事甚悉。死生之變亦大矣，神識殊不亂。其帖今在其外孫括蒼潘景夔家。頃年，許右丞為作哀辭，具著本末。少暘初不識李丞相，李念伯仁因我而死，祀之家廟。同時上書被行遣者歐陽徹，撫州人。高宗臨朝，嘗曰：「朕即位聽用非人，至今痛恨之。雖已各贈承事郎，與有服親迪功郎一名，猶未足稱朕悔往之意。可各贈朝奉郎、秘閣修撰，更與恩澤二名，撥賜官四十頃。」建炎三年，又詔：「張慙，古之遺直。陳東，忠諫而死。二人皆葬鎮江府界，可令本郡致祭。」嗚呼，哀恤之典至矣！少暘死之後，其家但仰給賜田。徹字德明，靖康初虜犯關，請質二子二女而使穹廬，御親王以歸，不服。死時年三十三。又有進士徐暉，乞借官人虜奉親王歸，詔假暉通直郎往使，亦卒無聞。

○《蘭亭序》

《蘭亭序》「絲竹管弦」，或病其說。而歐陽公《記真州東園》「泛以畫舫之舟」，南豐曾子固亦以為疑。

○文體二

「司馬遷文章所以奇者，能以少為多，以多為少。唯唐陸宣公得遷文體。」蘇子容魏公云。「為文之體，意不貴異而貴新，事不貴僻而貴當，語不貴古而貴淳，事不貴怪而貴奇。」宋元獻公序云。

○夕陽樓

中山府有夕陽樓。輝出疆日，騎馬自樓下過。在城之隅，規制甚小。然鄭州亦有夕陽樓。臨安、潁州、漢州皆有西湖。建康有賞心亭，揚州亦有賞心亭。名雖同而顯晦異。嘗記小詞：「夕陽樓上望長安，憑欄乾。」或改為「恁欄杆，望長安」，謂中山夕陽樓也。沈存中云：「草華台，乾溪亦有數處。」

○重刻《醉翁亭記》

淮西憲臣霍漢英奏：欲乞應天下蘇軾所撰碑刻，並一例除毀。詔從之。時崇寧三年也。明年，臣僚論列：司農卿王詔，元祐中知滁州，諂事奸臣蘇軾，求軾書歐陽修所撰《醉翁亭記》重刻於石，仍多取墨本，為之贖遺，費用公使錢。詔坐罪。漢英遺萬世，臣僚亦應同科。政和間，潭州倅畢漸，亦請碎元祐中諸路所刊碑，從之。

○大觀東庫

大觀東庫物，有人而無出。只端硯有三千餘枚。張滋墨，世謂勝李庭珪，亦無慮十萬斤。

○蜂兒

蔡京庫中，點檢蜂兒見在數目，得三十七秤。黃雀鮓自地積至棟者滿三楹。他物稱是。童貫既敗，籍沒家貲，得劑成理中圓幾千斤。「胡椒銖兩多，安用八百斛」，古今所紀一律。

○徐東湖

東湖徐師川，紹興初由諫垣遷翰苑，贊機命。輝乾道丁亥在上饒，從公季子珪游，因叩家集，雲詩已板行，他無存者。久而得奏議於殘編斷簡中，狼狽錯亂，不可讀。乃為整綴成十卷，附以雜文一卷，寫以歸之。公視山谷為外家，晚年欲自立名世，客有贊見，盛稱淵源所自，公讀之不樂，答以小啟曰：「涪翁之妙天下，君其問諸水濱。斯道之大域中，我獨知之濠上。」及觀序《修水集》「造車合轍」之語，則知持此論舊矣。

○二道人

東坡南遷，度嶺次，於林麓間遇二道人，見坡即深入不出。坡謂押送使臣：「此中有異人，可同訪之。」既入，見茅屋數間，二道人在焉，意象甚蕭灑。顧使臣：「此何人？」對以蘇學士。道人曰：「得非子瞻乎？」使臣曰：「學士始以文章得，終以文章失。」道人相視而笑，曰：「文章豈解能榮辱，富貴從來有盛衰。」坡曰：「何處山林間無有道之士乎！」輝頃得詩話一編，目曰《漢臯》。王季羔端朝嘗借去，親為是正，亦言不知何人作。前說，《漢臯》所書也。一小說云：漢臯，張姓，不得其名。

○海棠詩

東坡在黃岡，每用官妓侑觴。群姬持紙乞歌詞，不違其意而予之。有李琦者，獨未蒙賜。一日，有請，坡乘醉書「東坡五載黃州往，何事無言贈李琦」。後句未續，移時乃以「卻似城南杜工部，海棠雖好不吟詩」足之，獎飾乃出諸人右。其人自此聲價增重，殆類子美詩中黃四娘。

○朔庭苦寒

使虜者，冬月耳白即凍墮，急以衣袖摩之令熱，以手摩即觸破。輝出疆時，以二月且過淮，雖辦錦裘之屬，俱置不用。亦嘗用紗為眼衣障塵，反致閉悶，亦除去。然馬上望太行山，猶有積雪。同涂官屬有至黃龍者，雲燕山以北苦寒，耳凍宜然。凡凍欲死者，未可即與熱物，待其少定，漸漸甦醒。蓋恐冷熱相激。

○《秀水閒居錄》

霽川朱魯公丞相，著《秀水閒居錄》。一編之內，於南渡諸公行事，貶駁殆無全人。其公論耶，私意耶？必有能辨之者。

○名賢輩行

自昔名賢，嚴於輩行，尤篤通家之好。子弟見父執必拜，或立受，或答半禮，呼以排行，或稱小字，書問以從表兄叔自處。嘗記秦楚材內翰守宣城，一族叔見於公廳稠人中，敘至次，乃舉小字以審之。今則拜禮施於顯宦，則有佞貴之嫌，為父執者，亦恐憑藉而為我累，通家之契替矣。

○劣丈

王元之之子嘉祐，為館職，平時若愚？矣，獨寇萊公知之，喜與之語。一旦，問嘉祐曰：「外人謂劣丈云何？」嘉祐曰：「外人皆雲丈人旦夕入相。」萊公曰：「於吾子意何如？」嘉祐曰：「以愚觀之，丈人不若莫為相為善，相則譽望損矣。」自稱為「劣丈」，未之前聞。

○家塾

典家塾難其人，嚴則利於子弟而不能久，狎則利於己而負其父兄之托。頃一鉅公招客訓子，積日業不進，躊躇欲退。鉅公覺之，置酒，泛引自昔名流後嗣類不振，且曰：「名者，古今美器，造物者深吝之。前人取之多，後人豈應復得。」士人解悟，其跡遂安。張無垢子韶云：「某見人家子弟醇謹及俊敏者，愛之不啻如常人之愛寶，唯恐其埋沒及傷損之，必欲使之在尊貴之所。故教人家子弟，不敢萌一點欺心。其鄙下刻薄，亦為勸戒太息而感誘之。此平生所樂為者。今教子弟，乃以主人厚薄為隆殺，亦可笑矣。」渾然忠厚之氣，可敬而仰之。

○發蒙師

或謂童稚發蒙之師，不必妙選，然先入者為之主，亦豈宜闊略。世謂《初學記》為「終身記」，蓋亦此意。

○渡金山

韓蘄王在鎮江，一日，抵晚，令帳前提轄王權至金山，仍戒不得用船渡。懇給浮環，偕一卒至西津，遂浮以渡。登岸，寺僧叵測，疑為鬼神。詰得其詳，以手加額，因指適所歷處，皆鼯鼯窟穴。曰：「官既不死，他日必貴。」權後果建節。

○軍中飲

蕲王每與軍官飲，用巨觥無算，不設果肴。王權一日竊懷一蘿蔔，蕲王見之，大怒曰：「小子如此口饞！」俾趨前，以手按其額，痛不可忍，隨成痕腫，既乃復與之飲。二說得於權之子處智。

○薦二帥

張循王罷兵柄，就第。一日，秦丞相召相見，言：「有少事煩郡王，建康、鎮江軍皆闕主帥，請薦其人。」唯唯而退。越旬，申言之，張辭以居閒之久，舊部曲不相聞，未有可薦者。秦曰：「教郡王薦翰林學士則難，薦將帥，職也。」張逼不得已，以劉寶、王權名上。二人皆舊隸韓王軍。

○幸第

紹興駕幸循王第，過午尚從容，循王再三趣巨榼輩乞駕早歸內，皆莫測所以。他日，有叩之者，答曰：「臣下豈不願萬乘款留私第為榮，但幸秦太師府時，未晡即登輦。」聞者歎服識慮高遠。二說得於循王之姪子安。

○隨侍子弟

子弟隨侍父兄顯宦，不患人事不熟，議論不高，見聞不廣，其如居移氣、養移體何。一但從仕，要當痛鋤虛驕之氣。昔之照壁後嘗相人物，指摘儀度，見其或被上官詆訶，進退失措者，莫不群笑，聲聞於外。及今越趨客次，庭揖而升，回視照壁後竊窺者，即前日之我也。

○丹砂變雉

李才元，元祐間知汝州。時辰州貢丹砂，道葉縣，遺其二篋。乃化為二雉，斗山谷間，耕者獲之。人疑其盜，縣械送州。才元識其異，訊得實，始免耕者。砂能變化，可謂異矣。夫識其異，其誰嗣之？

○《茶山詩》

「似病元非病，求閒方得閒。殘僧六七輩，敗屋兩三間。野外無供給，城中斷往還。同行木上座，相與住茶山」，乃曾吉甫侍郎詩。茶山，上饒名剎也。輝在上饒三四年，日從寓士游，遍歷溪山奇勝。廖明略、徐師川、呂居仁、鄭顛道、曾宏甫諸公，風流未遠，邦人類能道之。輝嘗欲哀泉賦詠為一編，目為《玉溪唱酬》，以侈一時人物之盛，因循不克成。

○封妾

「白屋同愁，已失鳳鳴之侶。朱門自樂，難容烏合之人。」唐鄭光鎮河中，宣宗欲封其妾為郡夫人，上表辭焉，書記田絢之辭也。宣宗大喜，曰：「誰教阿舅作此好文？」左右以絢對，便欲以翰林召之，以不由進士，遂止。今士大夫肆情昵愛，恨無自以致其上僭？頃年見長上說元符間章子厚作相，宗室請再娶，乃以嬖妾出之於外，而托言仕族女。事聞，重黜之。得不有愧於鄭光乎？

○定器

輝出疆時，見虜中所用定器，色瑩淨可愛。近年所用，乃宿泗近處所出，非真也。饒州景德鎮，陶器所自出，於大觀間窯變，色紅如硃砂，謂焚惑臆度臨照而然。物反常為妖，窳戶亟碎之。時有玉牒防禦使，年八十餘，居於饒，得數種，出以相示，云：「比之定州紅瓷器，色尤鮮明。」越上秘色器，錢氏有國日供奉之物，不得臣下用，故曰「秘色」。又嘗見北客言：耀州黃浦鎮燒瓷，名耀器，白者為上，河朔用以分茶。出窯一有破碎，即棄於河，一夕化為泥。又汝窯，宮禁中燒，內有瑪瑙末為油，唯供御，揀退方許出賣，近尤艱得。

○辛巳擾攘

紹興辛巳冬，胡馬飲淮，輝在建康城中。南北既交兵，捷音日馳，後生輩喜躍，獨老成人有憂色。言頃歲擾攘，三鎮失守，何嘗不日報捷於外路。一日，傳虜酋有來日早飲玉麟堂之語，聞者震駭。且日見俘獲條路，氣象不佳。未晡，坊巷皆執兵扞衛，如是者一月。未幾，遂有「鳴鑼」之變。為夷狄戒，天意也。孔常甫云：「石氏時，胡王死，其母囚，後又助北漢拒周，諸部力諫，而虜主強之，燕王述軌因眾心弑虜主而自立。」干紀妄動，其報如此，與完顏亮之事同。

○李寶海道立功

李寶海道與虜人戰，見其舟皆以油纜為帆，舒張如錦繡。未須臾，噴濤怒浪，卷聚一隅。此以火箭環射之，箭之所及，煙燄隨發。既敗，走捷以聞。遣使錫賚甚渥，賞功建節，御書「忠勇李寶」四字於金纏乾旗上以寵之。

○修敬祠堂

方務德侍郎，受知於張全真參政。後每經毗陵，必至報恩院張之祠堂祭奠，修門生之敬，祝文具在。洪慶善嘗入梁企道閣學幕府，後守番陽，企道夫人尚在，歲時亦以大狀稱「門生」以展賀。士大夫並為美談。張文節在桑贊幕下，桑識其必貴。祥符中，文節為京西漕，桑已死，葬濟州。奏乞每遇寒食至桑墓拜掃，詔可之。狄武襄受范忠獻之知，每至范氏，必拜於家廟，入拜夫人甚恭，以郎君之禮事其子弟。狄乃武將，能知義不忘恩，可書也。先人云：「前輩聞知己訃音，必設位以哭。」東坡詩：「白酒真到齊，紅裙已放鄭。」謂有香泉一壺，為樂全先生服，不作樂。

○壽酒

洪守番江日，先人為郡幕。時祖母留鄉里，洪每值正、至，必以書送壽酒，外題「狀上太夫人」，凡僚屬有親者皆然。先人既以書謝，翌日再展狀謝。此等禮數，度前哲常行之，特今為創見。

○貫休羅漢

向見蘇後湖之子扶攜古畫羅漢十有六人關，出以相示，且云：「家世珍藏，殆百餘年。大父昔在廬山下，一日，聞山谷先生在山中，亟攜畫謁之，求題尊者名號。時死心禪師住歸宗，一見笑曰：『夜來夢十六僧來掛搭。』命灑掃新浴室陳焉。死心偈之，山谷書之。」扶又言：家有瑪瑙盃，用以日飯一尊者。一失具飯，太夫人夜必夢求齋。其靈異如此。嘗與友生葛慶長力贊其藏去，以俟識者，後聞歸京尹趙涓師矣。繼聞趙復有所獻。慶長恐此畫不再觀也，乃約韓體作《羅漢畫記》。輝在上饒玉山，見貫休所畫十六羅漢像。世傳有三本，獨此為真。輝不識畫，未敢為然。貫休初畫古羅漢止十五尊，或以為問，乃以己貌足之。

○清曉圖

米元暉善畫，能以古為今，蓋妙於薰染縑素。先人在丹徒，米嘗以自畫《寒林》見予，為好事者袖去。先人復得於元暉：「少年所作《楚山清曉圖》，嘗上於御府，今猶可想像為之。病懶，未暇也。」

○牧牛影

元暉尤工臨寫。在漣水時，客鬻戴鬆《牛圖》，元暉借留數日，以模本易之，而不能辨。後客持圖乞還真本，元暉怪而問之，曰：「爾何以別之？」客曰：「牛日中有牧童影，此則無也。」江南徐諤得畫牛，畫齧草欄外，夜則歸臥欄中。持以獻後主煜，煜獻闕下。太宗問群臣，俱無知之者。惟僧贊寧曰：「南倭海水或減，則灘磧微露，倭人拾方諸蚌，臘中有餘淚數滴，得之和色著物，則畫隱而夜顯。沃焦山時或風撓飄擊，忽有石落海岸，得之滴水磨色，染物則畫顯而夜晦。」牧童影豈亦類此而秘其說？

○王右軍帖

老米酷嗜書畫，嘗從人借古畫日臨拓，拓竟，並與真贋本歸之，俾其自擇而莫辨也。巧偷豪奪，故所得為多。東坡《二王帖跋》云：「錦囊玉軸來無趾，粲然奪真疑聖智。」因借以譏之。舊傳老米在儀真，於中貴人舟中見王右軍帖，求以他畫易之，未允。老米因大呼，據舷欲赴水，其人大驚，亟界之。好奇喜異，雖性命有所不計，人皆傳以為笑。

○唾硯

曾祖殿撰，與元章交契無間，凡有書畫，隨其好即與之。一日，元章言：「得一硯，非世間物，殆天地秘藏，待我而識之。」

答曰：「公雖名博識，所得之物真贗居半，特善誇耳。得見乎？」元章起，取於筭。曾祖亦隨起，索巾滌手者再，若欲敬觀狀，元章顧而喜。硯出，曾祖稱賞不已，且云：「誠為尤物，未知發墨如何？」命取水。水未至，亟以唾點磨研。元章變色而言曰：「公何先恭而後倨？硯污矣，不可用，為公贈。」初，但以其好潔，欲資戲笑，繼歸之，竟不納。陳通亂後，偕古大悲、雷琴莫知所在。米老嘗有題跋云：「侍講仁熟攜顧陸真跡、保大琴會於米老庵。」即此畫，並《女孝經》是也。曾祖字仁熟，時守京口。唾硯事，吳虎臣《漫錄》誤書為東坡。

○世德碑

曾祖視王荊公為中表，既乾撰上世墓志數種，托元章書之。凡書三本，擇一以入石，號《周氏世德碑》，置於杭州西湖上，文並書名「二絕」。紹興初，某人尹京，欲磨治改刻他文。偶族叔祖元仲與之素厚，爭之力，責以大義。尹曰：「初不知是公家物。」叔祖曰：「脫非某家物，介甫之文，元章之字，可毀乎？」尹謝焉。不然，幾不免金石之厄。今在南山滿覺院，客打碑而賣者無虛日。